

从舒兰市法特镇往西北方向走，松花江东岸有个名叫黄鱼村的村庄，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村庄，却怀揣多个“神奇”：江边矗立着古老的珠山，为西团山文化遗址，山东边藏着个清代皇家的鲤鱼圈，山西侧是蜿蜒东行的松花江。

来考察清朝柳条边古迹前，尽管我多次来过舒兰，却不知道这里有座名气不小的珠山。

在山下江边，舒兰市政府立着两块石碑。左碑写着：黄鱼圈遗址是一处原始社会时期的村落遗址，属于“西团山文化”类型，距今3000年左右。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，遍布于整个珠山上，尤以西坡、南坡为密集。此外，山顶还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山城址。右碑写着：黄鱼圈遗址，还标明是吉林省人民政府1981年4月公布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黄鱼圈，清时称为“鲤鱼圈”，为朝廷圈养鲤鱼之水也。

松花江右岸的珠山，看上去低矮，酷似个长方形面包，草不丰茂，树疏林稀。其东面是黄鱼村大片大片的农田，水田稻苗青绿，旱田玉米已长尺高；山西侧为立陡石崖，下面约50米远，就是波光荡漾的松花江。驻足江边东望，半青半绿的珠山最高不足百米。考古知识几乎为零的我，完全想象不到前面这座毫不奇异的丘陵，居然能与远古人类及“渤海山城”有何关联。读碑文，我似被雷声惊醒，原来这里曾是人类的神奇祖地。请先人饶恕我的无知。

跟着历史向导朱岩登珠山，绕过零星坟冢、稀疏树林，沿牛羊的曲径，不足15分钟，我们就登顶珠山最高峰。

立于山巅，举目远眺，雾蒙蒙，长天碧野，绵延千里，直抵远方天际，松花江如天边奔来的银河，水势苍苍，滔滔奔涌，大江两岸，旷野碧绿，良田连片，村庄成片，乡道弯曲，疏密相间。江畔榆柳丛高低错落，阳光与黑土地相融，斑斑驳驳的光影，像奔跑的音符，在田野里轻歌曼舞……这片丰饶的土地，曾是清代皇家贡品大鲤鱼的产地，是二百多年来“巨鱼充贡”的故乡。

据史料载，清代东北的松花江、黑龙江两岸，朝廷遗存的鲤鱼圈颇多，尤其吉林松花江流域的鲤鱼圈，它们形呈椭圆，有的像月亮，有的如星辰，有的似云团，默不作声地隐卧于江湾里、河汊处、林缘边。鲤鱼圈堤坝坚实，柳榆掩映，幽水清，是放养鲤鱼的良港。有民谣唱道：哪里有鲤鱼圈，哪里村屯就

福运连年。农安、榆树、德惠、九台、舒兰、扶余等地，即是鲤鱼圈多住的积福之地，九台莽卡满族乡龙棚屯、德惠朝阳乡朱家宅子两地的鲤鱼圈，像苍穹夜空的星斗，闪烁生辉，这两颗“巨星”，特被朝廷立了“贡江碑”而声名远播，成了研究古代渔猎文化的活化石。

夏秋在大江里捕到的大鲤鱼，要投放入圈，至少在其中饲养两季。待到飞雪落地、寒冰封山的腊月，将圈养鲤鱼捕出冰冻，再用黄绫缎包裹装入贡箱，将贡车按编号排队待命。大年前夕，还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送鲤进京仪式，鸣锣开道，鞭炮齐鸣，人欢马叫，车队如长串行走的房子，逶迤出城，渐行渐远，隐

柳条边采风

珠山一唱大江东

□陈晓雷

入茫茫雪野，留下几行散乱的车辙印。

清朝历代皇帝，对打牲乌拉贡鲤鱼的极为看重，皇太极时代已有向皇廷献贡大鲤鱼的诏令。顺治十四年(1657)，朝廷就在船厂(现吉林市)城外设立直属内务府机构——打牲乌拉总管衙门，其职能即捕鲤鱼、采东珠、挖人参、猎貂等等。总管衙门官衔六品，到顺治时代晋升为四品，到康熙时代再升至三品。衙门官兵最多时4270多人，可见朝廷对这个机构的高度重视。依附此衙门，经过二百多年的经略与传承，这里逐渐建成一座中型规模的城池——乌拉街故城。

据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记载，清朝特为总管衙门划出“贡山”“贡江”，东西南北山水“管域”560余里，还依山沿水为多处贡山、贡江立石碑，标明皇家所属。康熙十二年(1673)颁布禁猎法，其法昭示凡在禁河盗采者“为首者拟绞候，为从者枷两月，鞭一百”。到乾隆六年(1741)，朝廷对吉林部分地区，实施封禁令曰：“吉林等处系满洲根本，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实无裨益……出产人参、东珠之吉林江及长白山、乌苏里等处相同之水旱道路，向来不准行走，应令该将军、府尹等严行查禁。”凡朝廷划禁之地，民不得进山采猎，不得下江捕捞，否则，就当绞或戴枷、或鞭刑处之。

这座皇家专属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，直到1911年才隐入历史尘埃，先后存在240多年。

如今，立于珠山之巅，远眺松花江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过，两岸被大江冲击而成的阔大平原，碧野苍苍，田畴纵横，树林、湖泊、村庄、渔舟、炊烟、小桥，皆为大江笔下的彩虹画卷。

人类依山而居、临水而牧耕的社会群落诞生，源于长白山、源于松花江，源于黑土地。珠山的西团山文化遗址，见证了先祖穆稷人及古夫余国的兴衰，从而证明东北的古老先民们，依托松花江开创的人生大戏，很早就已激情上演了……

在浩繁的历史卷帙中，清朝皇帝围绕着东巡祭祖的行迹，围绕着松花江行舟水运，围绕着捕猎大鲤鱼的史书记载颇多，古人留下的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，洋洋洒洒，溯源求本，蔚为大观，此不赘述。本文仅择康熙帝东巡吉林松花江的往事，力展吉境山水之丰饶，传扬康熙帝祭奠故地之豪迈。

1682年5月，29岁的康熙皇帝，正值盛年出京东巡，阵容空前，旌旗招展，扈从官员、随员、军队等部众多达7万人，浩浩荡荡，车马萧萧，一路向东，那真是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”的境界，昭示了当时的威武与喧嚣，昭示了康熙帝一统天下的气派。然而，谁也无从想到，皇上的贴身护卫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，却在《鞑靼旅行记》中说，康熙此行除祭祖、视察水营外，还另有俗欲，即“乌拉是临江城市，去吉林三十二里，稍上处盛产鲤鱼。皇上乌拉之行，是为钓这种鱼。”那么，皇上行履国政之余，非要下江钓鲤鱼，这类政俗混淆之举，康熙帝到底居心何意？还有鲤鱼为何能激起皇上如此大动？“倘若不入江捕鲤，朕将入夜难眠……”

众臣愕然，惶惶不可知。鲤鱼，又称鲤鱼、牛鱼、秦王鱼等等，主产地即东北松花江、黑龙江两江流域，其形异体大，小则七八尺，最长三丈，重者两千斤。其貌相神奇，味道鲜美，适作贡祭品，被称为“鱼中王者”。皇族嫔妃、达官显贵，尤以品鲤为尊。婚丧庆典，尤以进鲤为祥。每逢过大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年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诸侯重臣，尤以尝鲤而感大吉。

康熙皇帝执意到吉林松花江上捕大鲤鱼，绝非囿于世俗眼光，其所为必含深意。现在想来，或许基于三个考量：借捕鲤之行，彰显祖地物产丰盈；借捕鲤之行，自喻帝之胸襟鸿志；借捕鲤之行，验测臣仆忠孝程度。

四

此次东行，康熙帝先到盛京祭祖。5月2日—3日两天，抵达吉林船厂视察水师，300余艘战船，纵列松花江水上，兵勇雄壮，气贯长虹，蓄势待发。大帝暗喜，一方大略已成熟于胸。

现在，还是沿着皇上入俗江钓的“副线”，看看康熙捕鲤的场景吧。皇上乘龙舟御风前行，部众扈从分乘200多只舟船紧随其后，大江上下，烟波浩渺，帆影江鸥，水空同翔，好一派千里江山图画……接下来，再看看当年翰林院侍讲高士奇的《扈从东巡日记》记载片段：

5月8日，“己卯，驻蹕大乌拉虞村(现乌拉街)，暮雨翻盆，江昏雨黑，客舍篝灯，淅沥终夜矣。”5月9日，“庚辰，晨兴细雨，犹零落流云未歇，泛舟江中，草舍渔庄映带回阜，岸花初放，错落柔烟，似江南杏花春雨时，不知身在绝塞也。上渔於冷棚(即前述龙棚)，是产鲤处，去渔村又八十里。冒雨晚归，驻蹕大乌拉虞村。”5月10日，“辛巳，初晴，驾发自大乌拉虞村，舟行二十里，风雨骤至，骇水腾波，江烟泼墨，舟楫难行，急就岸停泊。……过午，天色稍定，牵缆缓渡。又二十里登岸，觅牛车上下山崖间，泥滑难行，至船厂已漏下三十刻矣……”

由此看来，康熙帝的时运不佳，三天临江，三遇雨阻，把皇上的捕鲤梦阻断了。因连降大雨，水势汹涌，捕鱼无所获。然而，后人可透过高士奇的“日记”，看到当年松花江畔的美丽风光，丰饶植被，江上波涛翻腾，舟楫难行，江岸细雨楼烟，客舍篝火，随君众臣上船弃船，乘坐牛车，疲惫归村……最有意思的是，归途中因船受损，洋先生南怀仁与帝之岳父大人，不得不乘坐牛车，走泥泞乡路，天凉车慢，一路劳顿，时过子夜，才回到乌拉虞村，康熙见二位大人的狼狽相，忍不住笑了，说，鲤鱼把我们愚弄了。

这次，志存高远的康熙帝，虽没捕到心仪的大鲤鱼，但这三日的松花江上捕鲤经历，江行骤降大雨的万千气象，让他心潮起伏，激动不已，当日其乘兴挥笔作诗《江中雨望》一首：

烟雨连江势最奇，
漫云雾里影迷离。
掀翻波浪三千尺，
疑是蛟龙出没时。

这首诗的后两句，提到的“蛟龙”是康熙的自喻吗？无从知道。然而，历史告诉后人，康熙帝东巡回京的两年后，即1685年，他便统率水陆大军，挥师北上，把强占我国雅克萨的沙俄入侵者，一举赶了出去。

在珠山远眺松花江——这条大江从西南而来，本该直接向东流去，可它却在珠山西侧，优雅地拐了个弯儿，然后很执着地向东北奔去，像个闯世界的壮男儿，步履坚实，气宇轩昂，一路向北、一路向东……

每个村子都有一条村道，我们村也有一条。它像一棵大树，分出几十枝乃至上百枝的枝桠把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、每一片砖瓦、每一道篱笆全都细密地串联起来。正因为有了它，村东头的李大才能跟村西头的王二结了亲家；正因为有了它，村里的瓜果梨桃才能送出去外面；也正因为有了它，村子才被称之为村子，村民才能称之为村民。

我们村在大岭镇的最西边，故而名为岭西村。而大岭镇因其地势东高西低，南、北多岗，故而名为大岭镇。大岭镇隶属于吉林省公主岭市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，开车到省城也不过区区半个多小时的光景。

我们村的村道没有省道那么宽阔，也没有国道那么伟岸，曾经的它连最普通的乡道都不如。但它就静静地守在那儿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老病死，看惯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、鸡零狗碎。

在它的眼里，我们和路边的野花草木没有任何区别，都是从它身上长起来的孩子。所以，它能平等地看待村里的每一个人，它不会因为陈二小家里过得艰难而故意让他家门前崎岖，也不会因为冯大柱家里过得富裕而让他家门前平坦。它只会默默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每一个村里人的脚步，尽其所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。

但它所能做到的终究有限，它毕竟只是一条土路，有时一个人一把铁锹都能改变它的路况，何况是能呼风唤雨的天。随便飘来一片乌云，降下一场大雨，都能尽情地把它揉捏，将其塑造成一片泥潭，或是《呼兰河传》里的那一汪大泥坑子。这时，甭管是人、是车、还是牲口，想要出门，至少得耗掉大几升的汽油、好几顿饭的力气，最后也未必能如愿地走出来。

有一年，村里的一个孕妇难产要去医院，偏又碰上一场暴雨。暴雨把村道浇成了黄汤，人走在上面，寸步难行，越走脚越沉，很快鞋子就被一坨坨的泥巴给锁在了地上。人出不去，车也出不去，车轮在泥坑里呜呜地转，嗷嗷地响，就是不挪窝。一家人最后不得不折返回来自家炕上生了孩子。

虽然这件事情的结局是好的——母子平安，但过后总要找出个罪魁祸首用以发泄自己险些失去家人的愤怒。可他们能怪谁呢？能怪天吗？哪个庄稼人不看天的脸色？能怪自己吗？自然也不可能怪自己，那就只能怪那条破烂不堪的村道了。

这时，村里的菜农想起了自己卖菜被耽误的那几天，正是那条村道最泥泞的那几天；村里的马大姐也记起了自己家孩子曾经连着好几天去不了学校，也正是被那条泥路所困；还有孟二奎家里养的鸡，刘秃子家里养的鸭，都曾淹死在那条村道上的某一处水坑中；就连我们村里那条经常走街串巷的流浪狗，下雨时也是丧打幽魂的，它大概在埋怨雨水又要把路泡得软趴趴了。

一时之间，村道成了众矢之的，被千夫所指，俨然成了一个诅咒。为此他们声泪俱下地教育后人，一定要努力奋斗，好

一条村道的使命

□段泽华

逃离这个诅咒。

其实村里人比谁都清楚这条村道有多无辜，只是谁会在乎一条道的感受？连村道自己都不在乎，它一年又一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它隔壁村的兄弟是这样，它的祖上也是这样，承受与承载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。

但是我要跟你说，一个村的村道什么样，这个村的人就会是什么样。村道和村民是风动草从，唇齿相依的关系。

我曾经一直很担心我们村的人以后会因为这条道而变得越来越少。可事实上，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“十三五”以后一切都变了。

“十三五”以后，公主岭市新改建农村公路758公里，实现行政村100%通水泥路，自然村86.7%通水泥路，有效解决了村头“一公里”和户前“一米路”的问题。

我们岭西村的村道终于不用再每天都打着赤膊，把自己黄褐色的肌肤裸露在外面，接受风雨的鞭挞和太阳的鄙视了。它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件衣服，甚至可以说是一身的铠甲。风欺不了它，雨也奈何不了它，风雨只会把它冲刷得更加干净。

从前路不好走时，村里人想出难出去，村外的人想进难进来。人把路用坏了，路也把人给困死了，人和路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对峙着。人荒了，路也荒了。

现在路变好了，人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村里和城里一样通了下水道，沈大娘不用把泔水泼在外面；鸡鸭鹅狗的粪便不久便会有人收拾，各类垃圾每日早晚定时清理，一日三巡；村里的菜农随时随地就能把菜运到城里去卖；村里不但通了校车，还通了公交车，直达省城呢。

人开心，路也跟着开心，它现在每天惬意地看着朝阳，把村里人送到农田，送到路口；到了傍晚，再优哉游哉地把人和夕阳都接回来。哪怕时间再晚些，哪怕村里的路和天上的星星都已经睡着了，但是不用担心，路边的灯还醒着呢！

我爱你，中国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